



東坡集卷第二十八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上韓太尉書一首

上富丞相書一首

上曾丞相書一首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上劉侍讀書一首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荅安師孟書一首

與曾子固書一首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

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

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問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一首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抵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

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背股裂登於
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相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
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
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譎世之行使
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
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
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
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
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

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
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
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
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
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
悲也已軾自幼時聞雷公與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
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
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
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與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

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

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

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愼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

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

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

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於規知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軼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

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尚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悖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

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
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
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
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南千金
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歎息而主人
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
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
而強觀之則其所鬻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
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
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

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
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
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
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責為
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
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載不佞
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
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
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
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理盡其自然之理而

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
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
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
之士而兩制過聽諂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
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
先惟所裁擇幸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
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
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

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
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摯因門人以願交
於下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
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
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
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
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
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
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
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

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
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
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
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
之上不以其踈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
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
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
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
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
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

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
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
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
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
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
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
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
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
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
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

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
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
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
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
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
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
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
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
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
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其敗也

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
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
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
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
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
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
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
發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
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
暮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

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
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
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
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
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
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知
禮而天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
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
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說云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
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

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
公孫魏那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
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
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
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
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
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進
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
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
意太廣大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

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
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
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
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
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
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
則其惑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
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輕再拜

上劉侍讀書一首

軾聞天下之所望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

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
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
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
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
至大而不為之譙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
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
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心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
上非有君長之位發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
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
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

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然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執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涂甚夷吏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政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

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

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歌而往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

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殖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弃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將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鈔遣被兵

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
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戰官於鳳翔見民之
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後自其家之甕盎金甌以上計
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
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
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
不之則遠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資及二百千者於法皆
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
夫為王民自甕盎金甌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
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為民之窮困亦可知

矣然而縣官之事慮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假性而
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猶
發賊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
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之可知矣今
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較之
所為區區議以官推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
以聞者從軼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公貫計者軼
粗較之殿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三
萬者未得為全失也社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
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

異曰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
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載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
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
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
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
不顧行之益望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夫感赦書使官
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
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
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
酌之比後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

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載乃於此
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自古
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撓撓急迫之中行寬大開
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化也朝廷自數十
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困官日貧一旦
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比歲來不棄之過今
日之所宜深懲而求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
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
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那事議之減定其數
當長以聞則言之今其特矣伏惟相公留意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軼於門下蹤迹絕跡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然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跡不當于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跡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軼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秋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各鍊繫與縣官自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以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剥以為官或措澤潰

爛紐計以為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速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比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

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同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藿養其老幼

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荅安師孟書一首

辱書爲貺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得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恍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

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
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與曾子固書一首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
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遠事祖父祖父之沒
軾年十二矣固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
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
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
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
舊書見先君手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

成者知其意不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
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即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
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
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
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
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
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
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

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

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是矣陳緝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千冒左右無任戰越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書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一首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一首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一首

荅舒煥書一首

荅黃魯直書一首

荅宋寺丞書一首

黃州上文潞公書一首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一首

與章子厚書一首
答李端叔書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書一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一首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推魯過客
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
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
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
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
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縣塘見飛蝗自西北
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過其所落彌

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
為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
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踈遠小臣嘗願
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 朝廷乎若
必不信方且重笮撿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
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惠行道之人舉
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
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
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
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昔之為天下

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強姦
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
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
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
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

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
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 朝
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不深者軾以
為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
下昔之定簿者為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

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
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
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軼以為如是足矣但
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
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下此五等
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
文出分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
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
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
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
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

釋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
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
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
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雜相詰不一二
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
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
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
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
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賞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
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

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監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監獄中無監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監法置市易監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監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為監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監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監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

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老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一首

載再拜載備貧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恃好強劫加以比歲荐餓推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載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歛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為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為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軀命可乎 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為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

哉六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為度必不間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弃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案律文

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軼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況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 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軼愚忝無狀孤危

之跡日以岌岌夙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密之無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一首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 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監 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

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
祖宗一時之誤思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
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
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
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
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
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
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
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
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

權監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 祖宗以
來獨不權河北監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
權監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
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
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
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
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
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
則以四錢出之監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
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

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監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監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監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茹口并日而況監乎故私販法重而官監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監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監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監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

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教度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父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

衣被天下蠶不可無監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衣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

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荅舒煥書一首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又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

及者醉中率爾和荅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被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能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駸騫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荅黃魯直書一首

軾頻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奔與世

閱踈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荅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荅宋寺丞書一首

軾自假守彭城即欲爲一書以問左右又苦多事竟爲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

狀所能騁驩自少小爲學不過以記誦篆刻追世俗之好貞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來雖所謂寡淺者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爲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而輕以畀之自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扎瘥之餘百役毛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迨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爲好而已當有以告
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
意惟深察之

黃州上文潞公書一首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
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魯孫之遇
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
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
爛然使破旣澈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

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
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
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
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荅恩
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
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
之閒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
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
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

女志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
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二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
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
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
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
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
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
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

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
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
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
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
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
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
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
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
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 先人墓碣書一首

載頌者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
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
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
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
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
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載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
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
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
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
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

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載之
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
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
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
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
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
一二

與章子厚書一首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
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載蒙恩如昨顧以罪

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弃亦不欲頻通姓名今
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
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鬪溫秦
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
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
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
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
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
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
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

去柰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
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
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
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
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
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
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
而軾就速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
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
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

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
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
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
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聞人
鷙勇如隼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
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
禍庶幾少變其俗今隼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
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
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
於隼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隼於

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
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
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
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
州七十里土豪有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
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
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肅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
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
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
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曰隼

事輒復及之秋令伏冀爲國自重

答李端叔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徃徃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矜驕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荅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實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

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嘗不自知恥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說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

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
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
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劔相推與甚非
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
也適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
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
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
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
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
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